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八

晉陵蔣仲舒編

宋

歐陽修

字永叔生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畫地學書比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其父葬吉之瀧岡惟葬母一至其地中歲居潁集古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碁一局酒一壺公以一翁老于五物間自號六一居士公作文多在三上蓋馬上枕上廁上也

歐陽公登第後授洛陽節推時錢維演守西都歐

與一官妓往苒一日維演宴後園客集而歐與妓移時方至因妓中暑往凉堂睡著覺失金釵故也錢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即席云栁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月華生燕子飛來栖畫棟玉鉤垂下簾旌凉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倚有墮釵横坐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歐而令公庫償釵時謝希深梅聖俞與歐公並在維演幕下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

門香山依而雪作登石樓四望忽于烟霧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維演遣廚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

慶曆間歐陽公謫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瑯琊幽谷令幕官謝希深絳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未幾徙揚州別滁詩曰花光濃郁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

離聲

歐陽公守維揚日於城西北大明寺側建平山堂頗得遊觀之勝劉原父出守揚州公作朝中措餞之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 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後東坡亦守是邦登平山堂有感而賦西江月一闋云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 欲弔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

歐陽公在揚州暑月會客取荷苍千朶揷晝盆中
圍繞坐席又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以
酒故吾吕通判詩云千頃芙蕖蓋水平。揚州太
守舊多情㕓盆圍處苍光合紅袖傳來酒令行。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芨紅蓮
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
得西湖十。頃秋。
歐陽公有浣溪紗春遊詞曰湖上朱橋響畫輪溶

容春水浸春雲碧琉璃滑淨無塵　當路遊絲縈醉客隔花啼鳥喚行人日斜歸去奈何春又有蝶戀花春暮詞曰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烟簾幕無重數金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後李易安酷愛此詞用其語作庭院深深數闋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

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刼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荅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歐陽公嘗有小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後有謗歐公盗甥者表云喪厥夫而無託携孤女以來歸張女此時年方

七歲錢穆父素恨公見而笑云年七歲正是學簸錢時也及知貢舉時落第舉人復作醉蓬萊詞以譏之

崇徽公主僕固懷恩女唐代宗冊立之以嫁吐蕃者歐陽公題公主手痕云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芳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為誰留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曾預國謀行路至今空嘆息岩花野草自春秋。

至和嘉祐間舉子文尚奇澁讀或不能成句歐陽
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彫刻者皆黜
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事而梅聖俞
爲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無譁戰
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
萬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
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幾輩皆不預選士
論洶洶閧然以爲主司耽于唱酬不暇詳考校

且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如蚕蟻因造爲醜語
自是禮闈不敢作詩者幾三十年
時劉幾好撰怪嶮之語歐公深惡之會知貢舉決
意痛懲有一舉人曰天地乹萬物茁聖人發修
曰此必劉幾也戲續曰秀才剌試官刷因以硃
筆橫抹之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果幾
也被黜之士候修早朝聚譟馬前王爲祭文投
修家後三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廷修曰除

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是時
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
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修大稱賞擢第一及
唱名乃劉煇卽幾易名也修愕然久之
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閱卷坐後常覺一朱衣入
若點頭則其文入格始疑侍史及回視之一無
所見因語同列爲之三歎嘗有句云惟願朱衣
一點頭

初歐公在洛陽與梅聖俞同遊嵩山望四峯巨崖之上有丹書四字云神清之洞指示聖俞洎告老歸潁思前四字作一絕云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烟霞極目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後數月薨

鄭獬字毅夫神文檣于選士皇祐五年廷試前一日焚香祝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得獬故鄭謝及第啓云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是也卒之日家貧子弱藁殯僧舍者十餘年及滕甫守安州乃克葬

鄭穀夫少年自負監中送以第五意甚不平其謝主司啓云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

鄭獬微時夢至一處有小池方闊數尺甃以明玉獬以水浴身視其臂生白鱗視水中影頭已角出有吏云此玉龍池也故登第詩云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身是白龍翁

鄭穀夫爲翰林學士草富鄭公拜相制穀夫自負

其文敏贍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

許虞部女好學能詩爲方勉妻夜與勉看晁錯傳作詩云匣劒未磨晁錯血已聞刺客殺袁絲後勉與友人飲于市犯夜禁時鄭穀夫作尹因之許氏投詩云明時樂事娛詩酒帝里風光剩占春況是白衣重得侶不堪青旆自招人早知玉漏催三鼓不把金貂換百巡大抵仁人矜無辜

不教孤客作囚身。遂釋之

鄭毅夫夢仙詩云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王介甫見之大笑曰此公不識字不堪自承毅夫曰不然吾用太白詩語耳介甫又笑曰自首減等

吳門蠡口瀕太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泛五湖也

鄭毅夫有詩曰千重越甲夜城圍戰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黄金卬合鑄西施

周師厚在鄭獬榜及第只壓得陳傳一人自賦詩云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見陳傳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避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客時范尹京滕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狹邪范公病之一夕至滕書室中明燭觀書以俟其至意將規之滕夜分大醉而歸畧無懾懼長揖問曰公所讀何書公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主僧出諸生夜盗其犬烹之僧歸覺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即不

中理其破題云僧唯不淨狗也宜偷餕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兎之頭又云旣欲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喉取狗器即日傳播諸郡紹興初臨安學帑被盜邏者夜搜溝中所盜金在焉時府學黃生立于傍遂錄送府湥公嚴時爲錄事叅軍引滕公作賊故事乞俾之試府主張公澄許之以取傷廉爲題生倉皇不成文強公潜代爲之其一聯云門人竊屨何傷孟子之賢同舍誣金始見直生之量張公見之喜遂置不問

滕元發皇祐五年御試律聽軍聲詩云萬國休兵

外羣生奏凱中以是得第三人最爲場屋所稱初甫與楊繪鄭獬同試自謂必魁天下與二人約若其不然寧罰及獬首選楊次之滕第三鄭戲責所約甫答曰一人解一人會予安得不第三乎

司馬溫公章奏王廣淵乞誅之以謝天下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陛既歸廣淵就元發問早來司馬君實上殿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

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滕元發受知神宗以議政與荆公不合遂出爲帥後又中飛語譖知筠州陳表自辯神宗乃以公知湖州湖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婿何洵直邦彥同曹聞公得湖以詩賀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裏謫仙人。蓋公初第卽倅湖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滕甫有弟申狠暴無禮其母獨篤愛用是數淩侮其兄而閫政多紊章子厚與甫舊狎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子厚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類者克諧以孝耳

馮京 字當世父名式京生而俊邁不羣式題其所誦書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十一年京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策名第一累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時張堯佐欲妻以女不肯就富弼以女妻之再娶則晏殊女也當時有曰兩娶相家之女三魁天下之儒嘗患傷寒死已而甦云往五臺見昔爲僧時室中物皆

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
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誌中

馮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
題小詩於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令
丐寬假令疑胥受賕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某
但見其所留詩知他日必顯出其詩令笑釋之
詩云韓信栖遲項羽窮手提長劒喝秋風吁嗟
天下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馮當世又嘗薄遊爲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

及使關中王方帥渭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恩。祖龍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時無擇爲館職徐氏必欲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時馮當世與同舍丰姿秀美乃諭媒妁使馮出局揚鞭躍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喜甚成婚始悟其非覺以反目離婚

王俊民

王俊民登第二親無恙韓魏公贈詩曰青雲一第八皆有白髮雙親世所無陳林亦贈詩曰一舉

登科耶雙親未老賭錦衣歸故里端的是男兒

時又有兄弟同榜者有客贈詩曰綵衣膝下成行舞丹桂庭前並幹生

李渤字子文樂昌人

李渤世業儒有聲嶺表登嘉祐進士郡人尊之號爲李夫子嘗試南昌作聞伯夷之風頑夫廉賦中魁時人膾炙稱爲李伯夷有詩云嶺表嘗聞夫子號江西曾振伯夷風

褚歸

褚歸應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其破題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卒見黜心甚不平一友戲慰曰公以尿罐對油筒宜見黜落何愠之有

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策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馮沈爲有貌大臣

黄裳字冕仲酷嗜燒煉晚年疾篤諭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情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黄冕仲未第時嘗有魁天下之志元豐四年南劒州譙門一柱忽爲迅雷所擊冕仲聞之占成四句云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公有意無莫是卧龍蹤跡困放開頭角入天衢次年對策爲天下第一

焦蹈

元豐八年貢院夜四鼓火翟曼陳之方馬希孟皆焚死其後別試焦蹈爲魁諺云不因南省火安

得狀元焦

吳儔

熈寧未改科前有吳儔賢良爲盧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儔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沒意頭無巴鼻皆當時俗語熈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使姦邪

卷四十八終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九

晉陵蔣仲舒編

宋

梅堯臣字聖俞詢從子歐陽公與為詩友嘗謂作詩貴能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歐深服之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曰古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効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晏同叔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同叔置酒潁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邪字詩耳聖俞旣引舟遂作五邪詩寄之曰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漸上我席暝色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亦可愛

宣城守呂士龍欲杖營妓并麗華呂眷一客娼并短肥梅聖俞戲作小調解之云莫打鴨打鴨驚

鴛鴦鴛鴦新自南洲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况鴛鴦羽翼長。

梅聖俞四禽言詩云泥滑滑苦竹岡雨蕭蕭馬上郎馬蹄凌兢雨又急。此鳥為君應斷腸。 婆餅焦兒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為石山頭化石可奈何遂作微禽啼不息。 提葫蘆沽美酒風為賔樹為友山花繚亂目前開勸爾今朝千萬壽。 不如歸去春山云暮萬木兮參天。蜀

天兮何處人言有翼可歸飛安用空啼向高樹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受敕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刁應聲曰君于仕宦不可謂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無不絶倒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景貴不數魚蝦劉元甫戲云鄭都官鷓鴣詩人謂鄭鷓鴣聖俞河豚

詩當謂梅河豚也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未幾聖俞病卒其詩為宛陵集而後人亦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戲遂成語讖

蘇子瞻嘗於清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上織成文有云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卷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媧。乃梅聖俞春雪詩也子瞻以遺歐陽公公家舊蓄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斵遂以此布更為

琴囊云

蘇舜欽字子美與梅聖俞齊名而二家詩體特異性豪放好飲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睞之笑曰交不著京師市語號為錐宋以其顴利而幺麼也因贈詩曰

碎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洛州洛本趙地有毛遂塚梅聖俞遂舉處囊事為送行詩戲之

蘇子美坐監進奏院市故紙會客削籍為民徙居蘇州學之南有水數頃傍有小山高下相望盖錢氏時廣陵王所作子美以四十千得之為居傍水作滄浪亭自號滄浪翁題水調歌頭於亭上曰瀟洒大湖岸淡蕩洞庭山魚龍隱處烟霧深鎖渺瀰間方念陶朱張翰忽有扁州急槳撇

浪載鱸還落日暴風雨歸路遠汀灣　丈夫志當景盛恥踈閑壯年何事樵悴華髮改朱顏擬借寒潭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刺棹穿蘆荻無語看波瀾

愽州崔存因遊王屋見二人坐水濆存願聞名號東坐曰豈不知世有石曼卿乎西坐者即蘇舜欽子美也存曰世傳學士為鬼仙矣曼卿曰甚哉二三子之妄也夫純陽即仙純陰即鬼升於

天為仙沉於幽為鬼處於中為人既為仙又為鬼手存願得一語以救塵骸曼卿作詩曰牛尾麟角成真少莫道從來是壯夫龜鶴性靈終好道神仙言語不關書不將青目觀浮世都把仙春駐玉壺寄語世人無妄語高真幽鬼適殊途子美作詩曰宿植靈根何太早洞悟真風正年少常令冊海飛日烏又使玉液朝元腦崑臺氣候四時春紫府光陰夜如曉來時不用五雲車

跨着清風下蓬島須臾有翠鳥飛下御書置二子前子美曰瀛洲有召遂飛踰山頂而去

劉敞字原父號公是先生弟攽字貢父號公非先生敞子奉世字仲馮是為三劉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得詩不悅歐公與王拱辰同為薛簡肅公壻歐公先娶王夫人姊再娶其妹故拱辰有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

之戲原父思報之三人會聞原父曰昔有一學究訓學子誦毛詩至委蛇委蛇學子念從原字學究怒而責之曰蛇當讀作姨字毋得再誤明日學子觀乞兒弄蛇飯後方來問何晏也曰遇有弄姨者從衆觀之先弄大姨後弄小姨是以來遲歐公亦為之噱然按薛簡肅公五女長適張奇次喬易從次王拱辰次歐陽公次又適拱辰載公墓文甚明而詩話等書皆稱歐陽公兩為簡肅公婿未確

劉貢父性滑稽與王彥和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喫

貢父為之賛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口吃者

王彥和汾與劉貢父同趍朝王戲劉曰內朝日日須呼汝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劉應聲曰寒食年年必上公劉又嘗戲王覷云公何故見賣王荅曰賣公直甚分文

治平初濮安懿王原寢皆用紅泥雜飾劉貢父謂王汾曰頃聞王墳賜緋得非子有銀章之命耶

劉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隣時諸帥兩人出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戲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氷耳兵氷同音

劉貢父為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可也時馬默為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致在文館貢父歎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

王中父介與劉貢父同考試中父以夆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為非中父不從固以為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虛船獨舟忮心不怨强弩射市薄命何逃時雍子方為開封推官戲曰據罪名當决臀杖十三貢父曰吾已入文字云切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

如舉以自代
沈存中适為内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始
下馬典謁者報云内翰方就澡盆浴可少待也
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問故
貢父曰孟子云死矣盆盛括适聞之亦大笑
劉貢父與王荆公素厚荆公當國劉屢謔之荆公
毎為絶倒荆公嘗改杜詩天開象緯逼為天閞
象緯逼黄山谷對衆極言其是貢父閞之曰直

是怕他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說嘗與劉貢父共食介甫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薑食多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介甫欣然而笑久乃悟其為戲

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為穿鑿如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謂此為淫泆之會必求其為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

蓋士贖女也若視爾如菽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溫明目暖水臟故耳聞者絕倒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有獻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介甫喜甚沉思曰然安得所貯許水乎劉貢父在生中曰此甚不難自其旁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一說貢父謂此事楊蟠無齒介甫思其說而不得貢父笑曰此易曉耳楊蟠杭

一人善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今欲涸湖為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絕倒

王荆公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卽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

劉貢父與荆公論新法不便出通判泰州題館中壁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州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荆公見而諷詠之仍書於扇

劉貢父通判泰州東坡送以詩曰君不見阮嗣宗

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中是中惟可飲醅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説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盌飯貢

父大笑久之析簡召坡喫皛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見案上所設惟蘆菔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為戲也後數日坡復召貢父食毳飯貢父意必有毛物相若迨往談論至日晏並不設食貢父餒甚索飯再三坡徐曰鹽也毛蘆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乃去毛去聲俗呼無曰毛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閤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先起劉以三菓一藥調之曰幸早裹且從容蘇荅曰柰這事須當歸

傳欽之作中丞言劉仲馮一日貢父逢之曰小姪何過致起臺章欽之之嘶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

貢父熟視笑曰七上八下人材

呂望之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希勍其違法荆公忒黨人之說曾反罷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劉貢父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

王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之百官餞荆公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見其行榻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絕以寄之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

蝗虫偏感德又隨車騎過江東

王介甫嘗戲拆劉貢父名曰劉攽不直分文貢父遂拆介甫名曰失女便成宕無真是妬下交亂真如上頭誤當宁介甫大慙而心啣之元豐末貢父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嘗以介甫姓名為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轉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蓋盡南

荆贊璿不為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陳師厚善謔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盖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令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貢父默然無言但感愴而已子瞻又嘗謂貢父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卒遇其師子路乜捷躍而升木

顏淵儒緩頹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

孫洙 字巨源嘗注杜詩注中稱洙曰者是也與孫覺同為館職覺字莘老

孫巨源在翰林日與李端愿太尉往來尤數會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出數十輩蹤跡之得於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公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入院幾二鼓矣遂草三制罷復作菩薩蠻詞以記別恨遲明遺示李其辭曰樓頭尚有

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若匆匆。琵琶曲未終。　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謾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

孫巨源從劉貢父乞墨吏送孫莘老巨源復來乞乃知莘老誤留也以皆姓孫又同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劉曰何不取其鬚為別吏曰皆鬚而莫能別也劉曰既皆鬚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諾于是館中以莘老為大鬍孫學士巨

源為小詞孫學士

孫莘老形貌古奇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興孔夫子孔宗翰宣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目為孔子家小二元祐中二人俱為侍郎二部爭事於殿門外幄次中劉貢父過而謂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韓縝 字玉汝億之子兄弟八人綱綜絳繹維縝緯緬世謂桐樹韓家縝初請字於歐公公字之曰玉女縝以為悔已不悅蓋公從毛詩王欲玉女元無水偏傍也

韓玉汝治秦州尚嚴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玉汝孫臨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孫應聲曰何怕李金吾聞者賞之

元豐初契丹來議地界韓玉汝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人為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劉貢父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之以戲示

嫖姚不復顧家為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王汝之詞由此亦遂盛傳於天下

楊皤號浩然

楊皤宅在錢塘湖上晚罷永嘉郡而歸浩然有挂冠之興每從親賓乘月泛舟使二笛婢侑樽悠然忘返沈注贈一闋有曰竹閣雲深巢虛人閒幾年湖上音塵寂風流今有使君家月明夜夜

聞雙笛人咨其清逸

賈收 字耘老

賈耘老有水閣在苕溪上景物清曠沈會宗為賦天仙子詞曰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閑簾幙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 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泒流水白雲長自在其後水閣易主遺址與沈存中水閣相近

同在一岸景物悉如會宗之詞存中嘗作絕句云三間水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明月如今總屬續溪翁

錢塘吳山有美堂朝士大夫留題甚衆賈耘老詩曰自刋宸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踈拙意略無蹤迹到波瀾後東坡倅杭命筆吏盡録詩不著姓名

默定高下以耘老詩為冠因此與耘老從游

劉槩字孟節青州壽光人好游山常獨挈飯一甖窮探幽險無所不至夜則宿於巖石之下或累日乃返

劉孟節舉進士及第為幕僚一任不得志棄官隱居治原山富鄭公鎮青甚禮重之治原歐冶子鑄劒地也山奇水清氣象幽絕富公為築室原上孟節常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慨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拍欄杆自詠詩

曰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東秦歸未得西山忽見好溪山如何尚有楚鄉憶讀書悞人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

陳烈 福州人與陳襄周希孟鄭穆稱海濱四先生

陳烈少與蔡襄同硯席襄出鎮福唐烈造訪聞其政頗嚴刻乃維舟津亭而不入謂留詩亭上曰溪山龍虎蟠溪水鼓角喧中宵鄉夢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木蛟螭喜怒瀾殷動祝舟子移

棹過前灘亭吏錄以呈蔡蔡曰陳君教我矣亟
令追之已不及自此少尚寬云

蔡君謨守福唐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
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
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
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
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註疏也鄉
筆而出後檢
視之果然

李泰伯素不喜孟子時有一士人頗滑稽而饕餮聞有饋李酒者欲以計求之因投所業詩數篇其首章乃非孟詩也詩曰焚廪捐階事可咍孟軻深信不知非岳翁方且為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喜甚留飲連日酒盡方去他日士人又聞有饋李酒者復著論一篇名曰疑孟投之李讀畢謂曰前此酒本擬留作數日計君至一飲遂盡句餘殊索寞公之論固佳此酒不可復得

也士人觖望逡巡而退
李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飲君謨以營妓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擲于案上作皇懼狀踰墻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處幾多鳴艣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覯本無士行

輙遥賓筵詆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覧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

李泰伯和陳殿撰詩有句云濟鄉貧更入詩債病猶還當時喜傳誦之

張景 公安人與穆修沈遘善

張景隱居不仕仁宗召見問曰卿在江陵何處居

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又問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鱉裙羹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九終